

军统教父

张军◎著

他嗜血若狂，暗杀和绑架是他的拿手戏；
他好色如命，留下一段段『风流艳史』；
他『忠心耿耿』，唯蒋介石马首是瞻……

戴笠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~~013036712~~

013036713

中
国

K827
1709

北

军统教父

戴笠

张军◎著



北航

C1644874

K827
1709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军统教父戴笠 / 张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5153-1510-2

I. ①军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戴笠(1897~1946)—传记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2377号

出版策划:  嘉伟文化

责任编辑: 杜惠玲

特约编辑: 彭 娟

内文设计:  设计

封面设计: 木鱼工作室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4

门市部电话: (010) 57350370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00×1000 1/16 41 印张 2 插页 600 千字

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5.00 元

印数: 1-10000 册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生为国家，死为国家，
平生具侠义风，功罪盖棺犹未定；
誉满天下，谤满天下，
乱世行春秋事，是非留待后人评。

——章士钊挽戴笠联

目 录

第一章	童年多灾	天降大任于斯人	/001
第二章	饱读诗书	皇家不取文武士	/011
第三章	初露端倪	鸡鸣狗盗登大雅	/020
第四章	青年领袖	戴春风深孚众望	/029
第五章	求学省府	苦与乐一言难尽	/038
第六章	杭州流浪	西子湖难容戴春风	/048
第七章	苦到尽头	关帝庙母子相会	/058
第八章	再次离家	上海初识杜月笙	/069
第九章	江湖难混	戴春风再度从军	/081
第十章	齐卢战后	春风投奔蒋介石	/092
第十一章	贪污风波	“包打听”犹爱钱财	/102
第十二章	人微言轻	小戴笠韬光养晦	/115
第十三章	出生入死	富贵尽在险中求	/127
第十四章	好运来袭	戴笠成立复兴社	/137
第十五章	筚路蓝缕	戴笠草创特务处	/148

第十六章	驭人之术	杀鸡儆猴逞武威	/159
第十七章	任人唯貌	“麻衣相法”成指南	/169
第十八章	强夺警校	民国权贵拜下风	/181
第十九章	情场新贵	戴处长喜新厌旧	/191
第二十章	戴笠发迹	自家人有喜有忧	/200
第二十一章	放浪形骸	戴处长怒鞭逆子	/208
第二十二章	穷途末路	王亚樵扮尸避祸	/216
第二十三章	恩断义绝	磨刀霍霍向师父	/228
第二十四章	华北遇宝	越王剑惊现江湖	/238
第二十五章	钩心斗角	戴笠暗贬郑介民	/251
第二十六章	大展拳脚	戴雨农争风得宠	/262
第二十七章	得陇望蜀	小处长斗陈果夫	/273
第二十八章	相煎何急	王亚樵魂断梧州	/282
第二十九章	得见旧爱	委员长了却心愿	/295
第三十章	西安事变	戴处长冒死救主	/303

第三十一章	押中大注	戴雨农备受恩宠	/313
第三十二章	撤退前夕	为主子秘赴上海	/324
第三十三章	入川之前	为主子剪除异己	/332
第三十四章	非常时期	磨刀霍霍向汉奸	/344
第三十五章	价值连城	一柄古剑成祸根	/357
第三十六章	色无止境	戴笠好色如好德	/367
第三十七章	破译密电	五角大楼之遗憾	/377
第三十八章	香港被扣	戴老板霉运当头	/390
第三十九章	“四一”大会	戴笠哭感众手下	/401
第四十章	天崩地陷	“金屋藏娇”泄密矣	/416
第四十一章	仇结权贵	以一敌三情何以堪	/427
第四十二章	群魔乱舞	中美合作所轶事	/436
第四十三章	衣锦还乡	江山出个戴雨农	/448
第四十四章	艳福齐天	特工王恋上胡蝶	/460
第四十五章	勘测风水	戴笠欲寻龙虎地	/477

第四十六章	抗日尾声	争权夺利大忙活	/486
第四十七章	上海之行	戴雨农重续前情	/497
第四十八章	国共和谈	欲行刺中共领袖	/508
第四十九章	螳螂捕蝉	戴雨农舞爪在后	/520
第五十章	汉奸上当	万里浪禽兽不如	/532
第五十一章	翻手为云	戴雨农大祸临头	/545
第五十二章	爱屋及乌	蒋介石喜欢刑具	/565
第五十三章	平津肃奸	戴雨农再创辉煌	/577
第五十四章	鸟尽弓藏	火药味扑面而来	/588
第五十五章	化整为零	介石削权为哪般	/599
第五十六章	失而复得	龙泉宝剑闪寒光	/612
第五十七章	翻脸无情	恶主定下打狗计	/622
第五十八章	两支暗箭	戴雨农置身险境	/632
第五十九章	盖棺论定	大雨难洗千古罪	/642
创作谈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戴笠			/648

清末年间，一位名叫戴启明的军人，因在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作战时屡建奇功，被清廷诰封为武德左射骑，显赫一时。

有一年，戴启明衣锦还乡，在他的故乡浙江龙游县里大宴宾客，广结乡党名士。此时，有一位喜欢附庸风雅的看相先生，为讨好射骑将军，神秘地告诉他：“敝人游遍五湖四海，发现离龙游县不远的江山县有一座仙霞岭，其外形酷似一头雄狮，横亘于闽、浙、赣之边塞。山间层峦叠嶂，脉势蜿蜒，虎踞龙盘，尤其是仙霞山麓硖口镇保安乡，更聚王者之气，得此地者必昌。”

戴启明对风水之说素来深信不疑，于是叮嘱看相先生，要他千万不要传与外人，并厚赏他十两黄金。

看相先生满心欢喜地离开后，戴启明暗忖：那家伙既得了我十两黄金，尝到甜头，必会把仙霞山的秘密告诉他人讨赏，我不如先下手为强，免得他人占了先机。

于是，戴启明立即举家从龙游县迁居江山县硖口镇保安乡。

戴启明来到保安乡，见仙霞山果然奇峰突起，古树盘根错节，千年老藤缠绕，悬崖千仞，气势非凡，对看相先生的话更加深信不疑。

自此，戴启明在保安乡安家落户。他用为官积得的大量黄金、白银广置良田、山林，大兴土木，修筑庄园，成为江山县屈指可数的大户之一。

然而，看相先生的话并没有应验，相反，因戴启明不善经营，以致坐吃山空，传到儿子戴顺旺手里时，戴家的产业只剩下土地二百余亩。

俗话说：“乍富不知新受用，乍贫难改旧家风。”虽然家业日衰，但戴家人的衣食住行仍是大家气派，到戴顺旺的儿子戴士富时，戴家只剩下几十亩山地，那些庄院、良田基本上都换成了别人的姓氏。

戴士富，字萃拔，读私塾时先生为他取名冠英。但戴士富天生不是块做学问的材料，一拿起书本就昏昏欲睡。读了几年《三字经》《女儿经》《百家姓》《朱柏庐家训》之类，别人早已倒背如流，他却结结巴巴，张冠李戴，把《三字经》和《百家姓》混为一谈，令先生啼笑皆非。

戴士富虽不是读书的料，但顽劣却很有天分，常常能想出各种出其不意、捉弄人的鬼点子，乡邻皆痛恨不已。

戴家是行伍世家。戴士富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，从十三岁开始就弃文学武，整天拳来脚去。每天，舞刀弄枪、喊叫之声从戴家老宅门前的练武场上传出，扰得乡邻不得安宁。

几年下来，戴士富居然练得一副健壮的体魄，双臂力量过人，刀、枪、剑、戟十八般武艺无不知晓，与乡人打架，三五个都近他不得。

戴士富生活的年代，烽火不断，战事频繁，捻军及西北的农民起义，令他一心想成为像曾国藩、李鸿章和左宗棠那样红极一时的将领。当时，恰逢江山县招考，戴士富仗着一身好武艺一举考中武秀才。1884年，学使祁世祥在衢州考选武士，戴士富又力挫群雄，被祁世祥选中，收在手下。

戴士富考中武秀才，又考了武士，好不得意，满以为可以从此步入仕途，逐年高升。没想到时局变幻，战争日渐平息，洋枪洋炮已进入军中，就算武功盖过薛平贵也抵不过一颗枪弹。加之当时因军功出身的两湖派封疆大吏居功自傲，气焰嚣张，与朝中掌握中枢大权的江浙派文官争权夺利，矛盾恶化，并直接影响到清廷的朝政。1877年，因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，慈禧太后将一百多名官员革职，这些人多数是武官出身的两湖派将领。

戴士富深感崇尚军功的尚武精神大势已去，自己一身武艺，也无非是在衢州府衙门做一名皂卒，寄人篱下，整天被人呼来喝去。加上自身脾气不好，受不得气，只好弃职回乡，靠祖上传下的几十亩山地的租金收入度日。

戴士富要娶保安乡太学生蓝炳奎的四女儿蓝月喜为妻。

蓝家在仙霞岭也算是有名的大户人家，虽已破落，但娶媳嫁女仍遵循“门当户对”的习俗，蓝炳奎便把女儿许配给了射骑将军的后代。

蓝月喜生于1875年，自小受家风熏陶，耳濡目染，能识文断字，不仅熟知《三字经》《女儿经》等启蒙课本，连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等读物亦知道不少。

生在破落的大户之家，蓝氏深感过日子的艰难，嫁给戴士富后，她一边

勤俭持家，一边向乡邻招揽一些针线活赚几个小钱补贴开销。她性格温和，善解人意，与乡邻相处颇为融洽，深得乡邻的喜爱。

而戴士富则相反，自从辞去皂卒一职回乡后，变得心灰意懒，对前途失去了信心，整天东游西荡，狂嫖滥赌，自甘堕落，把祖上传下的产业变卖得只剩下二十亩山地。

光绪丁酉年四月二十七酉时（1897年5月28日傍晚时分），从硖口镇保安乡戴家的老宅里传出一阵雄浑倔强的男婴哭声。

当时，戴士富正在硖口镇上赌博，所带的钱输个精光后，被人挤出圈子。他不甘心离去，仍围在人堆外看别人赌钱，不时起哄吆喝。

输了钱的人本来心里就窝火，见戴士富在一旁咋咋呼呼，遂挥着手道：“去去去！这里没你的份儿，有本事回家拿钱再来！”

戴士富知道别人是输了钱发火，并不计较，仍在一旁围观。因脖子伸得时间太长，有点累，便抬起头往外看。不远处的一栋楼上，有一道红光闪过，是一位女子在换衣服，戴士富登时心中一阵酥麻，脸热起来。

那栋楼是硖口镇上一家规模很小的妓院，加上鸨母也才不到十个妓女。以前，戴士富常常去那里快活。近段时间因为没有钱，加之以前的欠债还没有还清，鸨母、妓女每次见到他都会讨债，他只好强咽口水，远远地躲着。

妓女们都老于世故，狡猾得非同一般，给钱就松裤带，不给钱连丈夫也推出门去。戴士富本指望今天赢了钱可以快活，没想到时运不济，连老底也输得一干二净。

妓女一般是白天睡觉，夜晚当白昼。戴士富窥得的那名妓女隔着一挂竹帘，大概是趿着鞋去厕所，走时随手把一件红衣披在身上，恰是这道红光抢了他的眼睛。他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，只知道隐隐约约看她也有美妙处，于是心底产生了强烈的欲望。如果现在自己身上有钱，他会毫不犹豫地跨上楼去。

有了欲望又无法得到满足，戴士富只好提早回家。

话说蓝月喜产后，家里只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戴春风。戴春风吮着大拇指看着母亲裸着下身在床上疼得滚来滚去，额上挂满大颗大颗的汗珠。

蓝月喜怕自己哭叫会吓着女儿，又想自己也不是生头胎，应该不会有问题，所以，她强忍着痛，最多也只发出“嗯嗯”的呻吟声。

经过一番痛彻心骨的疼痛，蓝月喜使出最大的力气，腹中的胎儿终于顺

利产下……

胎儿由于受到子宫壁的挤压，暂时处在窒息之中，静静地躺在母亲的胯下。此时的蓝月喜，因为流血过多，已昏迷过去，没有能力顾及胎儿。

血不住地从子宫往外淌，附近的苍蝇闻到腥味，成群结队，从四面八方飞来……

过了约三五分钟，胎儿一个“喷嚏”，之后开始蠕动，继而睁开眼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哭声洪亮、雄浑，震动屋宇。他挥着手，并不时把拳头伸进嘴里吮吸污血，将饥饿的苍蝇吓得飞开又围过来。

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，胎儿经过长时间的哭泣已经疲乏，哭声也渐渐变得微弱。

蓝月喜仍处于虚脱之中，急需补充营养，然而，家里只有三岁的戴春风。她见屋里已经暗下来，便叫道：“妈，点灯，妈，给我点灯！”

以往，戴士富不玩到半夜是不会回家的，通宵达旦也是常有的事。也许是巧合，他今天输得精光，又在下午的时候看见妓女披衣起床……戴士富一路从硖口镇直奔保安乡。

在门外，他见屋里一片漆黑，又听到女儿的叫喊，登时火起，用脚猛踢门，凶道：“屋里的人死啦，为何还不点灯？”

见没有人回答，他便走进屋去，只听得屋里有婴儿微弱的哭声，猛然记起妻子这几天可能临盆，急忙点上桐油灯，往床上一照，登时暗叫苦也。

戴士富以为妻子已经死了，边跑边叫道：“救……救人啦，我老婆死……死啦！”

邻居从窗口伸出头问道：“什么？你老婆死了？那还救什么人？”

戴士富自知说错，忙解释说：“不……不是的，我老婆生孩子昏过去了！”

邻居道：“那还不快去村里叫几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来接生。”

戴士富飞跑着去了村里，不一会儿，几个会接生的妇女来到戴家，一行人七手八脚为蓝氏掐人中，烧水给婴儿洗身子。

戴士富见自己帮不上忙，只能哈腰搓手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不时冲着帮忙的人傻笑一声。

洗胎儿的女人埋怨道：“不知道是什么时辰生的，怎么挨到现在才叫人

来？胎儿身上的脏东西都结痂了，洗也洗不干净！”

邻居插嘴道：“大概是酉时吧，那时天还没黑，我听到婴儿尖尖的哭声，以为有人在家，所以没有进门看看。可谁知——”

看管产妇的女人道：“戴士富，快，快去我家里拿支人参来，弄点水灌一灌看如何。”

于是，戴士富屁颠屁颠地去取来人参，磨成粉，兑上水，递给女人。

婴儿已洗净包好，女人抱来往戴士富怀里一塞，道：“拿去，你的儿子，和你剥了皮似的一模一样，一张马脸。有了儿子，今后可不许胡来，也该给后人带个好样。”

戴士富含含糊糊地答应着，接过儿子，在桐油灯下细瞧。婴儿时不时睁开眼睛看他。样子果然酷似自己，煞是可爱，戴士富心底立即涌起一股做父亲的神圣感、使命感。

灌下人参水后，蓝月喜渐渐恢复过来。她一醒来就寻找儿子，戴士富赶紧抱过来给她。

戴家也算得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官宦世家。祖上的名字见于史籍的，有公元前西汉武帝时期的戴圣，戴圣与叔父戴德同时就学于西汉著名经学家后苍门下，后自成一派，成为西汉今文礼学的“小戴学”“大戴学”。还有东晋的学者、雕塑家和画家戴逵，唐朝的右丞相戴至德，元朝的秘书修撰戴安德，到清朝有戴士富的祖父、被朝廷诰封为武德左射骑的戴启明。可谓上千年钟鸣鼎食，经久不衰。

戴氏一族在汉晋时期祖居河南商丘、安徽宿县一带；唐、宋以后，逐渐南迁，到元、明时代，辗转迁至浙江龙游县，到戴启明时才在江山仙霞岭定居下来。

三天后，蓝氏问丈夫：“儿子起什么名字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
戴士富读书不多，搔头皱眉地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他姐叫春风，就给他起名叫‘春风’吧。”

戴春风长到两岁，母亲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，起名戴春榜，戴家已是五口之家。

俗话说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戴士富虽已拖儿带女，但坏习气仍无多大改变，常在外面滋事生祸，又赌又嫖。蓝氏拿他没办法，只能暗暗垂

泪。光靠几十亩山地揽佃租，戴家在生活上常常捉襟见肘，日子颇为艰难，蓝氏只能咬紧牙关，一边带养三个孩子，一边拼命揽针线活。

由于蓝氏心灵手巧，一手针线做得干净利索，加之为人谦和，颇结人缘，生意从不离门，一宗接着一宗。至于丈夫，她早就不再依靠，当他是没长大的孩子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戴士富不再外出，在家里逗孩子，还不时帮蓝氏担水扫地。

一开始，蓝氏颇觉奇怪，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一段时间后，见丈夫还是这样，便认定他是回心转意，心中好不高兴。

一天夜晚，戴春风姐弟几个睡熟后，戴士富爬到妻子那头。

戴士富侧身睡到妻子旁边：“阿喜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。”

蓝氏伸手替另一侧熟睡的孩子掖了掖被子，嘴里“嗯”了一声，表示她在听着。

戴士富道：“我想再卖几亩山地，这日子过得——”

蓝氏听说又要卖地，立刻翻身诘问丈夫道：“日子不好过，难道卖了山地就好过了？我且问你，你是不是又在外头赌输了欠了人家的债？”

戴士富见妻子不同意卖山地，便不再吱声。

蓝氏想到自己嫁了个这样的丈夫，不仅不能帮助自己，反而总是招惹这样或那样的麻烦，原以为他已经变好，没承想是欠了人家的债还不了不敢出门。想着想着，蓝月喜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哭声惊动了六岁的女儿戴春风。戴春风已开始懂事，并能帮助母亲做一些小活。见母亲深更半夜哭泣，肯定是很伤心的事，于是“哇”的一声也哭了起来。

哭声又相继惊醒了三岁的戴春风和半岁的戴春榜，一家人的哭声此起彼伏，从窗口传向仙霞岭，甚是凄惶。

戴士富自觉理亏，但还是口气强硬地吼道：“哭什么哭？又不是死人了，不卖就不卖，再哭我把你们全扔到窗外去！”

窗外很黑，小孩子最怕黑，常听大人吓唬他们，黑暗里有鬼，有恶狼……姐弟仨都不哭了，伸出手抓牢母亲的睡衣。凡受惊的时候，只要在母亲身边，他们就不怕。

这时候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，觉得天底下最坏的人就是父亲。

尤其是戴春风，他总想不通，为什么小孩子一定要有父亲，如果没有，那该有多好。

有一次，戴春风突然问道：“妈，阿爹每天出门又为什么要回来呀？”

蓝月喜搂紧他，道：“傻孩子，你们都是他亲生的，他不回来又能去哪里？”

戴春风的眼睛睁得像葡萄似的，认真琢磨着母亲的话。

床本来就不大，因为一家人都躺一头太挤，戴士富只好长吁一口气，又爬回自己那一头。

蓝月喜不再哭了，因为她已经明白，除了咬紧牙关挺过去以外全无法。为了三个孩子，她必须坚强、再坚强！

一宿无话。

以后的日子仍和往常一样，平淡无奇，只是戴士富夫妻俩心里老是积压着一层驱之不散的阴霾。

一天，蓝月喜对丈夫道：“孩子他爹，你真要是欠了人家的钱，老是这样躲着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你有家，有妻有子女，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。只要你下决心戒赌，我回娘家找孩子的外公想想办法。”

戴士富长吁短叹，不答，只是摇头。

蓝月喜道：“是不是输得太多，没有办法还？”

戴士富抬眼望一望妻子，仍然摇头。

蓝月喜急了，正要追问，只听得外面“吱吱呀呀”，一顶两人抬的轿子径直奔向戴家老宅。

这是一顶小型花轿，外围用时新的花洋布修饰一新，在乡下极为罕见。

戴春风、戴春风见来了一顶如此漂亮的小轿，从屋内跑出来，扔掉手中玩耍的泥巴，叫道：“看花轿喽，看新娘喽！”

戴士富一看见这顶花轿，立刻脸色大变，正欲躲藏，轿子已停在中堂。

轿布开处，款款走下一个妖艳的女人，声音尖尖地道：“哎呀呀，戴士富，你好没良心，早把我给忘了……”

蓝月喜细细打量女人，只见她画了眉，涂了口红，穿一件紧身旗袍，每走一步，那口子开得很高的旗袍被风揭开，露出白生生的大腿……

两位轿夫寻一把草就地坐下卷旱烟抽，不时眼热地回头看看女人的大腿。

女人走过来，见蓝月喜一脸不悦，把她上上下下看了几遍，仍用尖尖的声音叫道：“哎呀呀，难怪戴士富不想我了，原来是家里养着一位这么漂亮的老婆！”

说到此处，女人脸一沉，把笑容收起来，斩钉截铁道：“这也好，我们从此一刀两断，不再藕断丝连。只是有一件事我得声明，戴士富——”

女人高八度的声音令戴士富吓了一跳，他忙陪着笑脸道：“阿姐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女人柳眉倒竖，怒道：“戴士富，休要装蒜，你欠我们的房钱快点拿出来！”

至此，蓝月喜才听出个头绪。

原来，这女人是硖口镇妓院的鸨母，专门出来讨债的。自从戴士富欠了她们房钱以后，妓女们再不肯赊账，而戴士富仗着一身武艺，天天在妓院胡搅蛮缠。鸨母无奈，正愁收不到款，适逢有位黑道老头子来妓院快活，于是她心生一计，傍着黑道做靠山，开始大胆地赊账，不再愁收不到钱。一开始，戴士富并不知内情，如鱼得水，一个月下来，竟欠了几十块大洋。正想故伎重施——翻脸赖账，谁知鸨母一声吆喝，立即唤来一帮打手将他团团围住，他才知道这回想赖也赖不掉了。

戴士富是见过世面的人，自知寡不敌众，推说身上没钱等过一段时间再还。鸨母也不再怕他了，约了时间才放他回来。

戴士富回到保安乡，不敢再去硖口镇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眼见约好的日期一天天迫近，戴士富不得不向妻子提出卖几亩山地的要求。谁知道，妻子却坚决反对。

丈夫欠了人家的钱，当然理亏，蓝月喜不得不向鸨母低声下气讨好道：“阿姐，我不知道士富欠你的钱，因此没有准备，还望阿姐再宽限几天，准备好再登门奉还。”

鸨母傲慢地昂起头道：“这本身已经是宽限了，你们若不是故意赖账又是什么？告诉你们，大不了债我不要了，叫一帮人把这宅子踩平！”

蓝月喜道：“阿姐千万不要这样。我委实是不知道，士富在外面干的事从来都是瞒着我。你就看在我这一窝孩子的份儿上，再宽限一段时间。”

这时，三个孩子都睁着懵懂的眼睛看着鸨母和母亲说话。三岁多的戴春

风见鸩母的丝织旗袍在阳光下熠熠耀眼，遂大胆地伸出一只手去摸。

鸩母见戴春风的手上满是泥巴，连忙后退，甩着手绢道：“没有一点教养！”

蓝月喜一把将儿子拖回，忙赔笑道：“阿姐，对不起，这孩子是头一回见到这么高级的布料。”

不知是蓝月喜的恭维话起了作用，还是良心发现，鸩母让步道：“既然不关你们母子的事，那好，我就只找戴士富一个人。戴士富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再限你五天时间把房钱筹够，不然，有你好瞧的！”

鸩母说到这里，又转向蓝月喜道：“这回我就放过他了，如果还有下次，就休要怨我不讲人情！”说着，伸出一只手。

蓝月喜不解道：“阿姐这是干吗，不是说好过几天吗，怎么——”

鸩母嘴一撇，轻蔑道：“亏得你还是大户人家出身，连这规矩都不懂，我这一趟的轿钱难道还要自己掏腰包不成？”

蓝月喜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小声问道：“多少？”

鸩母道：“轿子一来一回是两趟，加上路途远，中间走要打尖，就算两块大洋好了！”

两块大洋，一个妇道人家不知要熬多少夜做针线活才能挣到。如今，她只好从屋里拿钱出来，颤抖着手递与鸩母。

想到五天一过鸩母又会来要钱，蓝月喜不得不手拉戴春风，怀抱戴春榜，后面跟着戴春风回娘家，哭哭啼啼向兄弟诉了原委。

蓝家人虽恨铁不成钢，但也无奈，看在几个可怜的外孙的份儿上，不得不凑够还债的钱。

以后，戴士富虽不再那么放肆，但习惯了放荡生活的他一朝受挫，整天郁郁寡欢，终于一病不起，最后死在家中。

这一年，戴春风七岁，戴春凤四岁，戴春榜才一岁。

父亲的去世，并没有给三个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打击，相反，少了那个经常暴跳如雷、动辄打骂孩子的恶神，几个孩子以后的日子还多了不少快乐。

蓝月喜新寡，仍一如既往地含辛茹苦，独撑家门。

知道母亲养育孩子不易，戴春风对她特别孝顺。而父亲的放纵和挥霍，给这个家庭留下了放荡的名声和十分窘迫的生活。